

嘉陵良港 船帮聚集

重庆千厮门建于明代初期,1930年拆除,存在约560年。清代光绪年间张云轩刊刻的《重庆府治全图》,给我们留下关于它的大量信息。从这张地图上看,千厮门是一座开门,拥有瓮城,题有“千厮巩固”四字,正门题有“千厮门”三字,而非千厮门。城外临江建有老关庙、小河公所。进入城门朝东方向为顺城街,经过炮台巷与朝天门衔接,互为防卫犄角。

千厮门之名取自《诗经·小雅·甫田》:“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黍稷稻粱,农夫之庆。”“千厮”二字到了近现代怎么变成了“千厮”,笔者觉得是形容人来人往,络绎不绝。

千厮门位于嘉陵江畔,早年人们习称长江为大河,嘉陵江为小河。千厮门是木船小河帮的势力范围。清朝乾隆年间,巴县档案中已经有广帮、川帮之记载:“广帮装拔下楚一切等省客货,川帮装拔本省境内进出一切口岸地名客货……已立合约,彼此不得争装。”到1877年,形成三大航运帮派。以朝天门为界,长江上游的船帮称上河帮,长江下游的船帮称下河帮,嘉陵江为小河帮。

千厮门小河帮细分为四帮。其一合州帮,由江北、巴县、璧山、合川等18个船帮组成。其二渠河帮,由岳池、巴中、宣汉、达县、渠县、广安等船帮组成。其三保宁帮,由武胜、南充、蓬安、阆中、苍溪、广元等船帮组成。其四遂宁帮,由江油、绵阳、三台、射洪、遂宁、潼南、安岳船帮组成。每逢农历三月十五的财神会、四月廿八的岳王会、六月初六的王爷会期间,小河帮照例要在顺城街烧香行礼、搭台唱戏。

木船每隔一段时间需要维修,据《四川内河航运志》记载,1930年左右,重庆修造木船的水木工人约2000人。这些水木工,不少人在千厮门搭棚居住,便于承接业务。

那时,小河顺城街的旅店客满,茶馆人满为患,饭馆高朋满座,酒馆人声鼎沸。出售蔬菜水果的小商贩,摊点密密麻麻,从街上摆设到趸船边。川剧草台班子的锣鼓声,从上午响到深夜。老市民回忆说:“满街都是人,走路

白雪如银千厮门

杨耀健

花或棉纱。

千厮门是棉货运输的主要码头。据《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记载,湖广商人“数千里运花(棉花)赴渝”,每天输入重庆的棉花就有“四五万包不等”。每包棉花200斤,一天就有8万到10万斤,每年至少有3000万斤。天天都有如此多的棉花运到千厮门,江面上密密麻麻的都是木船,数以百计,船挨船停靠。船多排队卸货不及,只得从码头扯出多条铁链,俗称“飞揽子”,系住外围的船只。码头边一条船卸空,必须马上驶离到别处去,腾出位置让另一条船卸货。这么多的棉货蜂拥而来,大小行商都日进斗金,赚得盆满钵满。

为便于交易,棉货行帮就近在千厮门坡上一带开店经营,久而久之形成规模,棉花街因此得名。批发市场设在棉花街棉花同业公会附近茶馆及各行内,棉花街茶馆是商人了解行情和接洽交易之处。

依赖千厮门码头的交易主体,由匹头字号、绸布店、棉布摊贩、经纪人、水客组成。

匹头字号是实力强大的坐商,如“兴盛昌”“大隆号”“义聚恒”“同利号”等,有门面,有库房,甚至自办作坊加工布匹。匹头字号做生意,在批发上普遍给予下家“加一放尺”的优惠,即买一尺布加送一寸。进货有专任采购员,常年派驻宜昌、汉口、上海及江浙等地,遇有新品种争先抢购,及早占领市场。绸布店属于零售商,非常注意拉拢顾客,烟茶免费,买不买都和气接待。棉布摊贩无铺面,摆摊经营,劳苦大众囊中羞涩,不愿进店铺,多在摊贩处买布做衣服。经纪人就是掮客,自己无本钱,靠替人推销赚取佣金。他们多坐在茶馆里,以三寸不烂之舌游说买家。水客指外地买家,他们坐船来重庆进货,走水路。

棉布交易,早期为四川隆昌、荣昌一带的土布、夏布,开埠后从英国进口洋布。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记载:“乡村妇女多纺棉花,机房零收,织布曰大布,然业之者少,供不应求。”说的是手工织布产量远不如机器织布,

都打挤。”

1926年6月,卢作孚发起成立民生轮船公司,开始经营重庆到合川的嘉陵江客货货运,其办事处和售票处设在小河顺城街。其他几家轮船公司,包括外商轮船公司,也设立了办事处或售票处。千厮门码头停靠了好几个客运趸船,供客轮停靠载客。从此,千厮门又成为旅客集散地,南来北往的旅客,扶老携幼背包拿伞,来来往往上过下过。

抗战时期长江中下游失守,航线缩短。国民政府交通部将嘉陵江纳入航运重点,开通重庆经合川、南充、阆中、苍溪到广元的航线。涨水时期,客轮可直达南充。千厮门码头区延长一公里,增设趸船,加设浮船,安装照明及救生设备,修建装卸平台。各轮船公司都扩大了仓储设施,小河顺城街两旁库房林立。千厮门进入鼎盛期,书写过辉煌的篇章。

作家老舍、梁实秋,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都曾提到,他们从北碚乘轮船来往重庆,都是在千厮门码头上下船,并在街上雇滑竿进城。他们所说的街,想来就是千厮门顺城街。

棉货交易 日进万金

重庆民谣写到:“千厮门,花包子,白雪如银。”说的是它的经济作用和地位。所谓的花包子是什么呢?是棉货。棉花是白色的,如雪花一般,而且很值钱,故有此民谣形容。

晚清以来,棉货业一直是重庆最重要的商业行当,主营棉花、棉纱、棉布,而运送棉货的木船按行帮规定,必须停靠千厮门码头。重庆不是产棉区,但既可从西南各地收购原材料,向长江中下游输送,又可从上海等地采购新式棉布制品返销内地,两头得利,所以棉货行庄极多。20世纪初,四川有洋布进口商31家,其中27家在本埠。1901年,外地商人在重庆设立的八省公所,以及本地的买帮公所、行帮公所、同庆公所,申报的主营项目就是棉



蓝天碧水间的珊瑚坝。

王欢摄

朝天门的码头工人,为便于携带,用瓦罐装各种素菜,配便宜的动物内脏,再加上辣椒、海椒、花椒,煮沸充饥,大热发汗,驱寒祛湿,果腹强身,逐渐形成了火锅。

今非昔比,生活小康,环境舒适,追求美食,追求高品质生活,无数游客冲着火锅而来,享受着重庆火锅带来的口福,更是一种猎奇和心理满足。譬如我,年过古稀,就是久仰重庆火锅和山水人文之美,这次在儿女的撺掇下,“老夫忽发少年狂”,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买了机票,“潇洒飞一回”。

“坐飞机去重庆像打车一样便捷”,边吃火锅边听老重庆人述说重庆故事,隐约还可以听见一百多年前纤夫、码头工人的号子声喘息声。他们衣不蔽体骨瘦如柴汗流浹背,用石块、砖头支起“火灶”,用柴火在瓦罐下燃烧。这些苦力们围着“火灶”,一边取火一边吃“瓦罐”,最后连瓦罐里的麻辣汤都喝光了。为了生存,他们各尝酸甜苦辣,一代复一代,苦难复苦难,永不屈服,希望在烈火中升腾。

重庆火锅,燃烧着倔强、顽强,百折不挠!如果不信,去看看那屹立在繁华闹市步行街的人民解放纪念碑,去洪崖洞看看那灯火璀璨五光十色宛若仙境的夜景,那些抗日英雄,那些革命志士,那些新时代建设者、

马蹄街

龚毅

说书的先生久久没有露面
茶客说那一天苏轼来这里饮茶
搁下书先生就跟大诗人走了
卖长江水为生的挑水工们
在小茶馆地坝歇脚时常津津乐道

其实这小茶馆早有大诗人履痕
唐朝诗人杜甫曾寻觅于此间
他手端一碗盖碗茶的热气和清香
细品长江与嘉陵江的滋味
然后沿江江登临白帝城
唐朝诗人司空曙也曾慕名而来
魂魄差点被茶馆老板的小女儿勾走
一碗盖碗茶盖不住他的记忆

晚唐诗人李商隐临江而坐
刚端起一碗茶送到嘴边
忽见茶水中隐约闪现妻子面容
心底便涌动思念的巴山夜雨
他辞别马蹄街夜晚回到夜雨寺
写下想老婆的《夜雨寄北》

《夜雨寄北》不断淅淅沥沥
飘酒成一首千古绝唱

而明朝诗人杨慎来马蹄街饮茶
听说苏轼曾独自在此品茗
一声长叹,情不自禁
他开始朗诵自己的一首新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没多久,急促的马蹄声
震碎了大明朝的美梦
后来,条条的满清长发辫
在渐次远逝的马蹄声中落地

不久,马蹄街再也没有了马蹄
民国之后,街上的居民
只有三五位耄耋之年的老人
仍将几个朝代的马蹄声压在枕下

让一段悠闲而遥远的岁月
偶尔,溢出香甜的梦乡

如今隔壁的山城巷是网红
吸引着天南地北的牵肠挂肚
喧嚣的打卡声像长江的惊涛拍岸
时时惊扰马蹄街枕下的马蹄声
此刻,马蹄街开始思考如何整合
这条街的人文环境与传奇故事
揉合成街上的自然博物馆
然后一只手握住山城巷
另一只手握住天官府
让山城巷和天官府像一对翅膀
去带动马蹄街一飞冲天
蜕变成明天的网红打卡地

明天的马蹄街会华丽转身
像一位靓丽的新娘
而山城巷和天官府
则是她的新郎和他的伴郎

作者简介:龚毅,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市作协会员。出版有诗集《爱情与人生》等。

火锅飘香醉山城

彭辰阳

【多少次,我在如梦如幻的火锅飘香中穿越而过,味蕾就有多少次的记忆和苏醒。】

重庆,大街小巷火锅飘香的山水之城。每个到重庆的人,至少都要吃一两顿火锅。最大的一家火锅店,一次可容纳上千人入座。偌大一个直辖市,山上山下,室内室外,三步一店,两步一锅,星罗棋布,座无虚席,排队等候。火锅无处不在,红辣椒、辣椒红、辣椒辣无处不在,奔放的激情无处不在。

一锅围一群人。火锅下燃着红火焰,火锅里沸腾着红辣油,筷子上撒着几乎都染上红颜色的各种荤腥素菜,送进嘴里,又辣又麻,直冲云霄,继而扩散至最末梢的每个脚趾神经,浑身出汗,眼冒金星,慌忙又用鼻吸凉气,用手扇凉风。

游客来自全国各地。邻座有两个上海女孩,水灵灵的,甜声细语,小心翼翼地舀起一汤匙火锅汤,送到嘴边,抿了一口,立马惊呼,辣!还有一桌可能是四川人,他们不怕辣,说吃了火锅,上下通气,浑身舒坦,原来受凉鼻子喷嚏打不出来,一闻火锅辣味鼻子就通了。哪怕是我这个生长在沿海,多年受到风湿关节炎侵袭的游客,吃了火锅,关节疼痛也立马暂时消失,神清,气爽,脚步轻。

火锅飘出的辣椒和花椒香味,让人欲罢不能。每个吃火锅的人不仅脸上泛着红晕,连额头上的汗滴都映着红光。

“火锅”把舌头都要烫破了,但挡不住诱惑,只好随身携带矿泉水,倒在碗里,权当一个“冷却淡化器”,先把菜肴撇到水碗里,降温,去辣,才敢进嘴。

红辣椒是重庆的底色,火锅红是重庆的名片,辣妹子是重庆的天使。无处不火锅,随处可火锅是重庆人的潇洒和不羁。

火锅沸腾了一座城,点亮了夜空,几乎通宵达旦。处处飞红流翠,无边无际的辣椒红火锅红蔓延开来,炽热如火,醉美了巴渝大地,也醉了八方游客。

其他地方也有火锅,但有长江和嘉陵江滋养出来的重庆火锅才是火锅精髓,凸显火锅灵魂,彰显火锅文化。

重庆火锅起源于嘉陵江、朝天门等码头船工纤夫的粗放餐饮方式,浸透着先辈的血汗。山城雾都地处山脉环抱中,地势低洼,水气多。清末民初,嘉陵江的纤夫、

蹄声急促由远及近
像有谁在青石板上演奏打击乐
铁蹄与青石砸出火花韵律
驿站的一位小吏在门前张望
看看是否是红尘一骑
传递公文与信函的快马
他端一碗盖碗茶,时不时
呷一口手中茶水的滚烫

不远处的一个铁匠铺院坝
铁匠师徒还在替马帮钉马蹄掌
此刻他们在寻思
过路的快马或许会停留
除了今夜的歇息,或许还会
将一副磨损得过度的马蹄掌更换

铁匠铺斜对面的一家小酒馆
肩搭毛巾的伙计也竖起了耳朵
心头开始盘算,厨房
熟牛肉还剩下几斤
今天,余下的酒和牛肉
能否满足进门客官的胃口

小酒馆隔壁的小茶馆

最终被时代淘汰。
总之,重庆近现代的棉货交易,离不开千厮门。

水质优良 故事多多

重庆两江环抱,水资源丰富,但由于是山城,用水问题长期困扰本埠居民。早年除大户人家拥有水井外,广大居民无水可取,日常开支必须包括买水钱。嘉陵江水质优于长江,是主要取水点。洋人拍摄的老照片,有多幅反映挑水工的艰苦劳动。

挑水工到长江或嘉陵江边去挑水,爬坡上坎很费力,但力资不菲,在清末时,每担水的水价约等于三碗小面或六个锅魁。相当长一个时期,挑水工在本埠是正二八经的职业,兴旺发达。国画大师徐悲鸿所作《巴人汲水图》,描绘的就是抗战期间挑水工送水的场景。1929年重庆建市后,千厮门行街修建起整齐的石阶梯,算是当时比较好的一条通道,挑水工络绎不绝。

千厮门东面城墙外的石壁下,背靠闭门水西门处,建有一座土地祠。川江滩多浪急。因此,但逢正月十五上元节、七月十五中元节、十月十五下元节,船帮首领要率众来此祭拜神祇。祭拜时,必宰杀雄鸡,并用鸡血将鸡毛粘贴在城墙上。平日里,即将远航的船工也要来此烧几柱香,祈求航行顺利。

据传这座土地祠灵验,凡来烧香者,多年皮肤痼疾痊愈,贫困者命运改观,面有晦气者后来竟然诸事顺心,所以香火旺盛。每天从早到晚,来此杀鸡沥血、赌咒盟誓者络绎不绝,道路为之阻塞,鸡毛贴满城墙,被称之为鸡毛土地。

上世纪60年代,长航公司准备在千厮门码头修建客运缆车道,直通沧白路。坡道建成,还铺上了枕木和铁轨,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停工,未见使用。1980年代,为方便市日杂公司进货,从千厮门修筑起盘山公路,旧城改造时与沧白路相连。1996年朝天隧道通车,嘉陵江畔修建起高架公路,更名为朝千路。千厮门码头因货运停止,由交运集团改为游船码头,继续发挥作用。

作者简介:杨耀健,渝中区人,地方史专家,著有长篇小说《西南局第一书记》等个人专著10种。

建设者穿行在春风里

兰荣辉

新春工地,彩旗飘扬
工程车迎风而立,列队迎接
工友满面春风,从四面八方归来。

别离醇酒飘香的家园
奔赴沸腾的工地
车轮扬起的阵阵春风
把山谷拂醒
春天工地,播种新的希望。

开春了,瑞雪濯洗了群山
溪动谷响
春风,吹响奋进的号角。

建设者穿行在春风里
豪情壮志,一浪高过一浪
奋进的激情,点燃
青春的烈焰
春天的工地,建设者挥汗的战场。

地基上,钢筋水泥浇灌的春笋
节节攀高
延伸蓬勃向上的力量。

群山沟壑间
机器轰鸣,声震山谷
架桥机伸出巨臂
山洞飞架彩虹
被云举高的路基,快速生长
牵手彼岸风景
春天的工地
向远方传递春潮澎湃的快讯。

作者简介:兰荣辉,笔名云晖,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红梅盛开采蜜来。

罗云希 摄

